

手写春联

董勇(四川)

洋溢着喜庆的春联是“中国年”的名片之一。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是广为引用的诗句,而这新桃与旧符,就是春联的前身。家乡的大年三十,上午写春联,下午贴春联。有一回,读小学五年级的我在老黄历上翻到“爆竹一声除旧,桃符万户更新”的春联,喜不自胜,紧握毛笔书写我人生中的首副春联。起初,手抖腕颤,哆哆嗦嗦,横不平竖不直,字也大大小小。我一时心急脸热,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。整个上午,用尽大半瓶墨汁,满地废纸,满桌墨痕,笔画仍歪歪斜斜。

此后,每年腊八节,父亲下街办年货回来,都会把手中的那卷大红纸放在堂屋方桌上,从书房窗台拿一瓶墨汁和一支毛笔,递给我说:“秀才,今年的春联你写。”父命难违,我只得专心练习

起来。除夕夜前,乡村的家家户户都会贴好春联,必须“新桃换旧符”才大吉大利。年三十下午,母亲早已打好了糍糊,放在小桌子上。3点钟,我站在核桃木条凳上贴春联,大妹端着糍糊,二妹提着对联,幺妹指点粘帖的位置,四个孩子热热闹闹地忙里忙外,小手冻得通红。老家贴春联很有讲究,不光要贴在院门、房门外,就连猪圈、鸡窝、狗棚外也要贴,右为上联、左为下联,四字横批。刚贴好的春联,仿佛还带着墨香。

有一年腊月二十九,门外下着鹅毛大雪,家里生起了炭火。我彻夜难眠,反复推敲第二天的春联写些什么。次日早晨,我把大红纸铺平,拿个碟子倒上墨汁,开工了。经过几年的历练,我的毛笔字已大有长进。我先自如

地练练笔,写几个“风”字热身,颇感游刃有余,于是正式书写起来。红纸黑字,一副一副摆了一地。父亲走过来看了看,挑出几处瑕疵——“福”字结构疏、“春”字笔画草……但从父亲的神色里,我看得出他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
读初中时,为了写好春联,我平时住校省吃俭用,卖了半个月的馒头票,买了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星期天上山放牛、背唐诗。我喜欢唐诗,不知不觉间“不会作诗也会吟”了。

之后,全家离开海拔2300米的山村,来到山麓烂河坝开垦了30多亩荒地,种植水蜜桃,我家逐渐成为桃花源。我读高一时,曾编了一副春联称赞林业局助民脱贫,县长入户走访,看到后表扬了林业部门。这事传开,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都把写春联的红纸送到

我家,请我手写春联。阳光下,红底黑字的春联很是鲜明,村里马上有了年的色彩。

如今一到腊月,市场上卖春联的商户很多,各种质地、各种字体的春联琳琅满目,农村手写春联的很少了,大家大都从集市上买现成的印刷品,品类多,而且贴春联也不用糍糊了,改用双面胶,省事、方便。可我总觉得那些机器印制的春联缺少沁人心脾的墨香,也缺少童年的浓浓年味。

前两年参与“户户人,户户”扶贫工作,我选择了回乡写春联、贴春联这种形式。铺上纸,提起笔,墨香弥漫,笔下生风,红纸上的字有了年的灵性,门框上的对联有了年的氛围,一副副手写春联,传递着家家户户的真情实感,也寄托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与信心。



第三期

我出生在鄂西山区,小时候,家乡人过年前都会在房前屋后码起一堆堆柴垛。因为柴与财谐音,柴垛高,象征财运旺,来年的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。于是,那些高低错落、形状不一的柴垛,犹如一尊尊凝固的雕塑,在我心中,成为故乡的符号之一。

一年一岁一柴垛

赵启喜(湖北)

进入腊月,家家都要上山砍柴,或背或扛回家来,码成柴垛。码柴垛有讲究,既要眼力又要体力。树木弯弯拐拐,粗细长短不一,要码得稳、码得齐可不简单。先用石块或砖头作柴垛的基底,然后上面平铺一层粗木料,再在粗木料上横着正反交替地摆放柴禾,铺好第一层,用木榔头一下一下地夯砸平实,再码第二层、第三层……看高度差不多了,就码成屋顶状算是封顶,上面还要再铺上一层麦秆、茅草或杉树皮等材料,下雨时,雨水就会顺着那“屋顶”滴落到地面,如此才能让柴垛一年四季保持干燥。

记忆中,正月初一,一家人要轮流抱一根柴进门,放进灶膛里,燃起旺火,祝愿“财”火兴旺、如意吉祥。有一年夏天,一场暴风雨把堰塘边的一棵柳树刮倒了,树杈子裸露出来,盘根错节的,一部分还扎在泥土中。入秋后,我们三兄弟找来锄头、斧子,费了好大劲,把整个树杈子刨挖出来,经过一秋一冬的日晒风吹,成了上好的柴禾。除夕夜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炕屋里,用这个树杈子烤火守岁。母亲从柴垛里找出一捆干燥的黄荆(谐音“黄金”)做引火,燃烧的树杈子火光四溢,发出“呼呼呼”的声音,母亲说:“树杈子燃得欢,来年财满贯。”下半夜,我们借着树杈子的余烬烤起红薯、糍粑、花生、芋头什么的,边吃边听故事,不知不觉迎来了新年的曙光。

柴垛也是孩子们的乐园,不管是白天还是傍晚,雪天还是晴天,总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在柴垛间玩游戏,有的捉迷藏,有的摸鸟雀,有的放飞风筝,久而久之,将柴垛两侧摩擦得十分光滑。我小时候玩得最多的是老鹰抓小鸡,男孩女孩结成一堆,双手紧抓着前一个人的衣服后摆,左右躲闪,东倒西歪,不一会儿就累得大汗淋漓、口干舌燥。歇息时,从柴垛里抽根长长的木柴,敲击柴垛顶上挂着的冰凌,一阵叭叭的脆响,摔下来的冰凌在阳光下亮晶晶的,拾起一截放进嘴里,浑身打个激灵。

天空放晴时,妇女们会把装针线的簸箩端出来,一边靠着柴垛晒太阳,一边做着缝缝补补的针线活,手中飞线,嘴里拉着家常。有几个年轻胆大的媳妇还攀爬上柴垛,亮出嗓子,唱起山歌来:太阳出来一把火,晒得小妹无处躲,大哥草帽甩给我,你就打个光脑壳……唱着唱着脸就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,红得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。太阳缓缓下山,暮霭四起,柴垛仍热闹不减,麻雀、斑鸠、喜鹊、鸽子等鸟儿归巢,在柴垛间呼朋引伴、穿梭不停,一直到星月悬空才归于平静。

白云苍狗,一年一岁。如今,乡村变化日新月异,农民生活今非昔比,柴垛在故乡的身影渐行渐远了。但每当看到缕缕炊烟时,存放在我心中的柴垛瞬间被点燃,熊熊的火焰,给我带来久违的温暖。

灯笼情怀

崔坤(吉林)

皑皑白雪里,一座老屋,一盏红灯笼,檐下一串老玉米、半挂红辣椒,便足以勾起东北人朴素的乡愁。

时近年关,灯笼便成为思乡的药引。

记忆里的那盏用铁筋、铝丝打制的灯笼骨架,曾在村子里出了些风头。那时家家户户都用竹篾或柳枝编制灯笼骨架,风吹日晒,总有些变形,而且不能重复使用,有的不出元宵节,便已经不能再用。唯独我家的那一盏铁骨红灯笼又大又圆,更不怕风吹雪打。

几时的灯笼都是用彩纸糊成的。小年前一天,从家长那里领来两元的票子,跑着跳着去供销社里选彩纸,遇到同行的小伙伴,几个人还要参谋一番。然而,买彩纸总是要多跑几趟的,因为大红的彩纸总是不够用,五彩的灯笼寓意五谷丰登,给孩子玩的灯笼颜色也要缤纷才好……每每这时,跑腿的活儿总能让我乐此不疲。

“灯笼一样薄腊纸,莹如云母含清光”。糊灯笼是个技术活,总是母亲亲自上阵。打浆糊、裁纸、粘灯纸、上油、剪穗头,样样都是母亲最精通。我最多只能打下手,递递刷子、剪刀,但即便打下手也是极为“高贵”的活计,粗手笨脚的弟弟是不允许接近的。

儿时,只要与过年沾边儿的一切都为神圣。从小年那天开始,孩子们手里提的小灯笼,也珍贵得需要悉心保存。

我和弟弟因为有位虽不会说话却心灵手巧的大爷,在十几个街坊小伙伴中,是最先提上玻璃灯笼的。那时已经盛行得感冒吃桃罐头,小伙伴们灯笼也多由纸糊的改成了在一个罐头瓶里插蜡烛。可我和弟弟却能提着大爷给我们用木料和玻璃精心制作的小灯笼,走街穿巷也变成了极为享受的美好时光。

木料是大爷从木匠家里捡拾的边角余料,手工却是一流的细致。半尺高的小灯笼,四面是透明锃亮的玻璃,上下都由本色的木块封好。长方体灯笼的底座上镶嵌固定蜡烛的银亮铁钉。最为神奇的是,那扇可以上下推拉的小玻璃门,让我和弟弟爱不释手。

提着精致明亮的小灯笼在街巷里与小伙伴们玩耍,再也不怕灯笼里的蜡烛会熄灭,我们姐弟二人也因为那玻璃灯笼,一度成为前街后巷的孩子王。

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,家中的灯笼换成了更加明亮的红绸电灯,搬到城里的高楼上后,便是连竖立灯笼杆的院落也没有了。走廊里都有声控灯,春节的气氛也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彩灯来装点。

“月色灯山满帝都”的情景着实繁华,但在我心中,却不如雪地挂着的一盏红灯笼的那间老屋。寒风中不灭的那盏红灯笼,时时抚慰着我思乡的情愫。



剪纸作品

白素菊(辽宁)



窗上绽放红艳艳的花

杨金坤(山东)

“过年啦,贴窗花,满窗子,都红啦……”在故乡,腊月二十三扫尘之后,一直到除夕夜,几乎家家户户的窗子上都会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红艳艳的窗花。

千姿百态的精美窗花将新年渲染得喜气洋洋,把简朴的农家小院装点得通红透亮。古老的村庄在窗花的映衬下分外喜庆,浓烈艳丽的窗花染红了故乡的民俗,点亮了故乡的年景,激发了故乡特有的年味。

奶奶有一手剪窗花的好手艺,各式各样的窗花她都会剪。一进腊月,她常利用闲暇,或在晚间

的煤油灯下,一把剪刀“咔嚓咔嚓”,一张大红纸上下翻飞,几个回合,一幅幅或夸张或灵动的窗花就诞生了。奶奶的脑海里装着上百种剪纸纹样,剪窗花时根本不用事先在纸上画样,只要拿起剪刀,叠好彩纸,就能游刃有余地剪出来。奶奶还会把两张红纸正反叠在一起,剪子一路下来,剪出两张一模一样的图案,不论花鸟虫鱼,一左一右,分贴在窗上,颇有一种对称美。

奶奶的窗花大多以“喜鹊登梅”“五谷丰登”“连年有余”等为主题,此外,她也会适时应

景地剪一些农历年度的属相窗花,如猪年剪“肥猪拱门”、鼠年剪“灵鼠开运”、羊年剪“三阳(羊)开泰”……奶奶剪的窗花活灵活现,技巧娴熟细腻,人物和动物刻画得生动形象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受奶奶的影响,村里的婶子大娘们都热衷于剪窗花。每当进入腊月,我家里总是坐满了前来学剪窗花的人。一开始,奶奶教她们剪一些简单的日月星辰和小动物窗花。奶奶教得认真,婶子大娘们学得起劲。

从前,贴窗花也是件全家参

与的热闹事,先将旧窗纸清除掉,把木窗棂擦拭得干干净净,糊上新窗纸,等白纸背面的糍糊稍干一些后,再用小刷子细心地给窗花背面抹好糍糊,小心翼翼地贴上去。后来,各家都用上玻璃窗,窗花也被“搬”到了明亮亮的玻璃上。

红艳艳的窗花绽放在故乡家家户户的窗子上,它的根深深深地扎在民俗里,它的枝叶紧紧地萦绕在人们的心上。那些红艳艳的窗花尽情地绽放着,透着美好、吉祥,托起一个充满希望的腊月,托出一个烂漫的正月。

每年一进腊月,村里都会唱几天年戏,很是热闹。戏台还没有搭好,台下已经摆满了长条凳、小板凳。大家奔走相告,挨家挨户地通知亲戚朋友过来看年戏。记得有一年,村里唱年戏,母亲早早地就通知了所有的亲戚,开演那天,七大姑八大姨从十里八村赶来,晚上就住在我们家里。家里住不下,我和哥哥姐姐要到小伙伴家借住。到了吃饭的时候,家里都是烧大锅,因为板凳都在戏台下占着位置,大伙儿吃饭的时候只能端着碗,或蹲或站,边吃边聊着上一场戏里的演员,哪个小生唱腔好听,哪个花旦扮相俊美,说到兴致处,把饭碗往地上一放,有模有样地学起戏台上演员的唱念做打,大家看了,个个夸赞。

戏台上锣鼓家伙咚咚锵锵一响,吵吵嚷嚷的戏台下马上就安静了下来,个个坐直了身板,

前倾着头,巴巴地看着戏台,生怕错过了精彩处。我们小孩子看不懂戏,就喜欢那份热闹,在台下的人山人海中间窜来窜去,感觉没意思了,就跑到台后扒着戏台篷布的缝隙看,对花花绿绿的戏服、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道具充满了兴趣。一位唱花脸的演员坐在镜前全神贯注地勾画着脸谱,偶一回头,看到扒着篷布偷看的小孩,瞪大眼睛,一咧嘴,大花脸上咧出两排白花花的花,吓得我们撒腿就跑。

再次钻进人群,挤到戏台前面,台上正演两军交战,几个演员左冲右突,戏台上灰尘飞扬。旋即,所有的演员都退了下来,这时,一个演兵卒的演员翻着跟头出场了,翻到戏台正中央,原地连翻十几个跟头,台下响起一片叫好声和鼓掌声。这个演员瞬间成了我们小孩子的偶像,等几个穿

着打扮一模一样的小兵再次出场,我们几个小孩便面红耳赤地争论着哪个才是刚才翻跟头的演员。由于我们争论得太过激烈,连站在台边候场的小兵都要用手指对我们比划一个“嘘”……

我们村的年戏刚结束没几天,就有亲戚过来通知让去他们村看年戏,如果恰巧赶上母亲得闲,我就能跟着她去看一天。亲戚家总是好吃好喝招待,我去了就不想回来。

年戏是乡村腊月里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。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冬闲之时能美美地看上一场年戏,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。戏曲老少皆宜,既是娱乐,也是高台教化。受之熏陶,邻里、亲朋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融洽。那种暖暖的感觉,滋养得一张张淳朴的面孔也更加红润,并让随之而来的年也充满了欢乐。

年戏

尚庆海(河南)